

追踪报道

Follow-up Report

新闻媒体以镜头剑指腐败
资深媒体人十年磨一剑

直击中国舆论现状的巅峰之作

Author 石穆海

NEWS

NO: 05180021

NEWS
NO: 05180021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踪报道/石穆海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55 - 691 - 6

I. 追…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9940 号

作 者: 石穆海

责任编辑: 李 伟

特约编辑: 刘小强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 - 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 - 88643225

电子信箱: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5 - 691 - 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钓到大鱼 / 001
- 第二章 美女主播 / 007
- 第三章 聚众闹事 / 015
-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 / 024
- 第五章 想法上央视 / 032
- 第六章 市长接访 / 038
- 第七章 欺骗群众 / 047
- 第八章 感情报废 / 054
-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 / 062
-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 / 070
-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 077

-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 085
-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 / 094
-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 / 104
-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 114
- 第十六章 扑空 / 123
-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 / 130
- 第十八章 潜入 / 137
-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 / 144
- 第二十章 密码 / 152
- 第二十一章 检讨 / 159
- 第二十二章 最后谈话 / 169

目录

contents

Tracking Report

- 第二十三章 新闻造假 / 176
- 第二十四章 特殊交易 / 184
- 第二十五章 群众排练 / 192
- 第二十六章 智闯疯人院 / 201
- 第二十七章 直播中断 / 207
- 第二十八章 漫步 / 216
- 第二十九章 书记恼火 / 224
- 第三十章 再闯疯人院 / 233
- 第三十一章 卡西莫多 / 242
- 第三十二章 成为别人的新娘 / 250
- 第三十三章 牵强附会 / 258
- 第三十四章 处分 / 266

Tracking Report

- 第三十五章 阉臣当道 / 275
- 第三十六章 书记儿子 / 284
- 第三十七章 抓捕归案 / 291
- 第三十八章 女特务 / 300
- 第三十九章 制作头条 / 307
- 第四十章 通航仪式 / 315
- 第四十一章 逃脱 / 324
- 第四十二章 内奸 / 332
- 第四十三章 安全着陆 / 341
- 第四十四章 惩处 / 350
- 尾声 媒体权限 / 360

第一章 钓到大鱼

副台长方诺亚审完最后一条新闻，禁不住一拍桌子乐着说：“奇了，过亦然竟然逮住了一条大活鱼！难得难得！”

他所说的“大活鱼”，是一条关于车祸的社会新闻。记者过亦然居然拍到了现场发生时千载难逢的那一瞬间：一辆为新建清源机场奔忙的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小轿车，将一个正在路边行走的人撞得飞了起来，那人在空中划了一个标准的弧线，被抛到了前面足足三四米远的梧桐树旁。倒霉的被撞者头部血肉模糊，身子呢，像受伤的蚯蚓不停地扭动。眼下正是5月葱茏盎然的季节，到处嫩绿一片。这痛苦的场面衬在充满生机的景色里，倒不叫人觉得有多么血腥与恐怖。

观众的眼球一定会被那一刹那弄得比平时大好几倍。你想嘛，逮住这一刹那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只能凭运气，凭巧遇。运气与巧遇并不是容易逮到的，其概率可以说是几万分之一或几十万分之一。有的人当了一辈子的电视记者做梦都没法碰到这种运气。试想，你能拍到飞机坠毁的那一刹那吗？你能拍到大江大海里翻船，抓到那几秒几分钟的现场进行时的情景吗？两车相撞，你能抓到那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吗？你根本就不可能整天开着个摄像机，守株待兔地守在某个地段等到那个时刻的来临。哪怕你守到斗转星移岁月翻过一轮又一轮，怕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观众从电视上看到的车祸也好坠机也好，都是事后现场，或是目击者的述说。聪明点的搞法就来个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模拟拍摄”或“情景演绎”。过亦然这小子却碰运气碰到了这“精彩”的一幕，整个台里都轰动了，说我们清源电视台今年送国家广播电视学会评奖，就有真家伙核武器了。

果然《清源新闻联播》晚7点30分正式闪亮登场后，非同一般的反响就来了。不过这反响是台长杨云龙用电话传来的，其反响好像很不一般。接电话的

当然是分管新闻宣传的副台长方诺亚喽。

电话里，杨云龙台长口气很是不满：“老方，刚才接到市委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的电话，他对我们播出车祸新闻很不满，叫我们撤下来，别重播了。更不要搞什么追踪报道！”

方诺亚冷冷地说：“老杨你说清楚，是袁书记不满，还是季贤臣不满？他不满的道理在哪里？是导向问题还是宣传基调问题？”

“你最好直接问问季秘书！”说罢台长杨云龙就“咣”地挂上了电话。

这些人的不满更引起方诺亚的不满，他窝着满肚子的火，果真一个电话就要通了市委书记袁良明的秘书季贤臣：“贤臣，我问你，你凭什么指责今晚那条车祸的稿子？”方诺亚与季贤臣是大学同学，平时关系很不错，故而一开口就顾不得语气与措辞了。

电话那头，季贤臣倒没生气，不过话却说得很严肃：“我说你诺亚头脑里缺少政治，亏你还是电视台管新闻的呢。我问你，机场是谁力排众议要上的项目？是市委袁书记嘛。任何有损机场形象的东西都不得报道。连这个都不懂？居然还在新闻解说词里妄说什么‘一辆为新建清源机场奔忙的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小轿车’……”

方诺亚反驳道：“我们开采访车的司机说经常见到这辆车子奔忙在机场工地上的嘛……”

季贤臣根本没听他的解释，接着自己的话头说下去：“……还说要搞什么追踪报道！赶紧给我撤掉这条报忧不报喜的东西，更不要搞什么追踪报道了！”季贤臣说到这儿，也跟杨云龙一样，“咣”地挂了电话。

当下把方诺亚气得呀满脑袋直冒青烟，他忍了好半天，就把记者过亦然叫到办公室。

过亦然从大学毕业踏进清源电视台才四五年工夫，由于人极勤奋，且又有着良好的悟性与灵气，那新闻业务素质就“嗷嗷”地直往上蹿，很快达到了台内第一流的水准。目前还担着新闻部主任一职。只是生得矮胖了些，皮肤倒挺白净，脸却圆鼓鼓的，还留着个板寸头，虽貌不惊人，却也能给观众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方诺亚曾开玩笑地挖苦他说：“人长得又矮，头发怎么能这么搭配呢？把头发蓄起来嘛，不就弥补了些先天不足吗？”过亦然笑嘻嘻地说：“这你就‘老外’了不是？那样一来我还有什么特点吗？板寸头加五短身材，给人的印象才深哩！”当初没现场出镜播报时，走在人群里，谁都不会把这个几乎天天都有新闻与观众见面的他，与过亦然三个字联系起来。强调记者出镜现场口头播报新闻时，他总是笑嘻嘻地说：“咱长得对不起观众，还是叫别的弟兄们多露

露尊容吧。”最后到底还是叫方诺亚逼着这只鸭子上了架——方诺亚说：“少跟我说些没出息的话。观众关心的是你报道的内容，至于长得怎么样，你就别自作多情了，没哪个选你做他们的女婿！”以至他一出镜，观众反响出奇的好：“啊，这个人叫过亦然哪，蛮年轻嘛。我当是个老爷子呢。”“稳重沉着，穿着打扮也朴实，估计从这小伙子嘴里出来的不会是假新闻！”以后一走到大街上，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

在方诺亚办公室，方诺亚问过亦然是怎么逮到这条大活鱼的。

过亦然说，当时他正往新建的清源机场赶，要去那里采拍机场能否10月份竣工通航的新闻，离机场还有一公里的样子，就在车里对起了白平衡，调试起音量来。一抬头发现迎面醉汉似的驶来一辆小轿车，他预感到可能要出事，就急忙叫司机停车——那车恰好停在了一棵大树旁，恰巧将车身隐蔽起来了，自己则“嘭”地拉开车门钻了出去，刚一将镜头对准那辆轿车时，那车就冲向了路边……

“这部肇事的车子牌号要是拍个特写就好了，交警逮他不就没跑了？”方诺亚惋惜地说。

过亦然摸着板寸头说：“车子牌号倒是拍了五六秒，只是回来晚了些，值班编辑催着要上这条稿子，赶着编辑的时候就没顾上用特写。不过没关系，新闻刚一播完，交警就打来电话问车牌号码，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放心，那缺德司机跑不了。”

方诺亚说：“所以我叫你在解说词里留下悬念：肇事司机当时虽然溜了，但交警部门必能将他抓获归案，本台将进行追踪报道。”方诺亚似乎全然忘记了季贤臣的责怪，倒与过亦然闲话起采拍那条新闻的花絮来。

“哎，方台长，”过亦然想起什么地说，“这条新闻是不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方诺亚说：“不是什么良好的反响，而是市委里头的人深恶痛绝——有人打着市委书记袁良明的幌子，指责说根本就不该播出这条新闻，更不应该搞什么追踪报道。”

过亦然两手一拍说：“真是他妈的！这又没有违背新闻宣传纪律，又没有挖谁的祖坟，现在正是车辆事故多发季节，播一播对行人走路人都有警示作用，怎么就播不得？”

方诺亚愤愤地说道：“还指示我马上把这条新闻撤下来，重播时绝对不能再与观众见面了！”

过亦然生气地说：“清源的官方人士给我们的紧箍咒也箍得太死了，这也不

能播，那也是禁忌，这新闻还怎么搞？”

方诺亚挥挥手说：“你先走吧，估摸你还没有吃晚饭，去喂脑袋去吧。”

过亦然说：“咱们一起到有点特色的大排档凑凑热闹去吧。反正台长晚上值班今天没轮到你。”

方诺亚说：“我气都气饱了。”

待过亦然一走，心里堵得慌的方诺亚想打开电脑进到聊天室穷聊聊，电脑打开，点击到缘分天空，刚看了两行一个叫做“心烦意乱的鱼”与一个“时代猛士”聊得起劲，突然又想就此事给市委宣传部郭腾飞部长打个电话，说说心中的不平，想不到手刚一接触到座机，电话却先响了起来。原来正是市委宣传部部长郭腾飞打来的。那口气就很严厉了：

“方诺亚，季秘书叫你们把那条车祸的稿子撤下来，你们照办了没有呀？”

季贤臣这老兄也实在可恶，怎么把郭部长搬出来搞高压政策？方诺亚不服气地说：“部长，那条稿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呀……”

郭部长根本不听他废什么话，说：“对于上级的指示只能执行！不得打折扣！”

什么上级的指示！一个市委书记身边拎皮包端茶杯老兄的话，你们也当做御批圣旨？真是些阳痿分子，在一个小秘书面前都雄不起来，哪有点这级干部的骨气？连一个一般男人的骨气都没有。方诺亚默不作声地冷笑了一下，极不情愿地说：“好吧部长。”就挂断了电话。

郭部长的命令方诺亚不得不执行。他马上用电话找来女播音员田甜，要她为一条临时找的替补新闻配音。因为新闻长度都有严格的规定，不然所有节目的固定播出时间都得打乱，所以撤一条就得用一条同样长度的补上。

田甜是个很称职的播音员，音色音质和播音技巧都得到观众与同行的认可。观众中最认可的就数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了，他们瞅着屏幕上的田甜，瞅着瞅着，注意力往往就跑到她播的内容外面去了，一不留神，就变得傻傻的，眼睛盯着她那姣美的面庞、红润的嘴唇和忽闪忽闪简直会说话、简直晶亮得如同雨后晴朗夜空的星星的双眸，一眨也不眨。还可能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躺在铺板上烙烧饼哩。方诺亚就听到过好多年轻观众当街打赌说：“谁要是能摸摸她的手，谁就是二大爷！”当时方诺亚听了，差点喷出声来。按照这些小年轻的说法，他早就当上了二大爷。

方诺亚与田甜撤掉那条遭到指责的稿子，换上另一条稿子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方诺亚说：“田甜，我们吃消夜去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吃晚饭呢。”

田甜撇撇嘴说：“你就强调你没吃晚饭，就没想到我也饿着肚子吗？播完

《清源新闻联播》都快到晚上7点半了——你们老强调什么新闻零距离，害得我们当播音员的哪天不是与晚饭正常时间拉开了天大的距离？我刚回到宿舍洗漱了一下，就被你阎王催命一样给催来了！”

这张小嘴好厉害！有理没理都理直气壮。方诺亚作秀地一拱手说：“得，我埋单行吧。”

“男人本来就应当绅士点嘛。你不埋单难道还得叫我这小女子埋单不成？”说着就挽着方诺亚的胳膊走出制作楼。

他俩打的来到一个叫做“路边香”的大排档，在坐满各色食客闹哄哄的气氛里，方诺亚总算找到了一个刚刚腾出来的情侣桌。他专门点了几个田甜爱吃的驴排与猪排之类的风味菜，要了一杯酸奶与一瓶啤酒。二人便深情款款地对酌对饮、大嚼细咬起来。中间自然趣话不断。方诺亚说：“观众对你的播音满意率快达到中央电视台大腕明星主持人了，可我觉得着你出头像时，往往准备得不那么充分，你知道台里有些记者是怎么给你编故事的？‘秀出端庄貌，手拿新闻稿，演播台前一坐定，张口就说观众扒友——你好’！”说完方诺亚已是笑得连酒都喷了出来。

“污蔑诽谤！我什么时候把观众朋友说成观众扒友的？”她自己也是笑得花枝乱颤，“我的端庄貌是秀出来的吗？是爹妈给的，那些忌妒的兄弟姐妹冲着我发什么酸哪？怪只怪他们的爹妈没有把他们打造好！”说完就看起来。

方诺亚说：“我想叫别人酸都没有本钱呢！”

田甜反戈一击说：“得了吧，谁不知道清源电视台有个年轻有为、相貌堂堂、儒雅俊秀的诺亚方舟呀。好多大姑娘小媳妇都恨不得上他的贼船，与他成为连体婴儿呢！”

方诺亚赶紧伸手将她的嘴捂住说：“小声点。也不怕旁边的客人听到——这种粗话你一个女孩子也说得出口？”

田甜却一把打掉方诺亚的手说：“啊，说这种粗话只是你们男人的专利喽！哼！男权思想太重了吧！”刚说到这儿，一个经过修饰的声音响了起来：“姑奶奶接电话哪！姑奶奶接电话哪！”

方诺亚四处张望，并没有发现旁边有什么人在喊叫，其他的食客也都回过头来朝这边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就又啃他们的美味佳肴去了。

这边田甜不慌不忙地从随身的坤包里摸出手机——原来喊姑奶奶是手机里的呼叫声。方诺亚虽然知道手机铃声现在是春秋战国时期，什么新花样都有，想不到竟有这么奇特的品种。

田甜呢，不知为什么竟将接听的手机贴着耳朵边贴得恨不得连成一体说：

“我还得一会儿!”

方诺亚疑惑地望着她，问道：“谁的电话?”田甜边用自带的餐巾纸揩着红润精致的嘴唇，边狡黠地回答说：“当然是喊我姑奶奶的人来的电话哪!”

“我怎么听到里头好像说我们的老总要跟你说话呀?”那喷着香味的餐巾纸本能般地掩着了田甜的脸颊，话呢说得更开放：“你怀疑我傍上了大款是不是?我要是真有那个福气傍上一个大款，当上个二奶那才爽哩——吃穿不愁，还有哗哗流水似的花不完的钱!”

跟她纠缠这个没意思，说不定还会从她嘴里蹦出什么更“精彩”的哩。方诺亚转移了话题问：“这手机接听鸣叫设置得太另类了吧。要是我呼你也是这样胡说八道吗?”

“这叫胡说八道吗?你这人怎么不懂得生活中的幽默与情趣。对你我会吗?”田甜嫣然一笑说，“你要不试试看?”

方诺亚就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田甜的号码，一会儿田甜手里的手机果然响了，从里面传出的鸣叫声又是别出心裁：“田甜我爱你!田甜我爱你!”

田甜合上手机盖说：“这是为你设置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享用!”

方诺亚心海里荡起阵阵甜蜜的涟漪。

看看深夜10点多了，田甜说：“累了，我要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休息。”

方诺亚起身拦下一辆的士，刚说“我送你回去吧”，已进到车里的田甜嘭地关上了车门，将头探出车窗外说：“今晚没精力缠绵了，我还是当个独行侠吧。”的士溜烟地跑了。

望着渐渐远去一闪一闪的车尾红灯，方诺亚急忙拦下另一辆的士钻进去，就说：“喏，前面那辆——追上去!”

霓虹闪烁的大街上，那辆尾灯渐远渐逝的红点并不太显眼，转眼工夫就在古城路那儿消失了。那么田甜到哪里去了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是回她的宿舍去了。因为方位恰恰相反。那么是不是与刚才那个要跟她说话的什么老总有关?到他那里去了?方诺亚突然哑然失笑了，真是疑心生暗鬼，怎么把人净往坏里想呢?谁还没有点私人空间。

第二章 美女主播

带着满肚子疑惑的方诺亚回到单身宿舍，却怎么也没法入睡，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田甜的行踪，见怎么也没法理出个头绪，就索性不去猜测了。反正这姑娘不再有刚进台里那两年清纯质朴了。

那时，她从大学播音专业毕业进到台里时，一点也不以自己高挑身材、白皙皮肤、姣美容颜而自傲，总是谦虚地说谨慎地笑。穿着打扮呢，根本就没有张张扬扬一说，也从不参与台里议短论长。除了播音主持节目外，就整天抱着本播音技巧书籍钻业务，当时她还没有与方诺亚建立恋爱关系，已经叫方诺亚感动得不行，心里不住地赞叹：“到底是农村出身的女孩子！”很自然地，东挑西拣了好多年仍然是个钻石王老五的他便与她走到了一起，着实叫方诺亚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慢慢地好似感觉不出来似的，几乎是猛回首，才两年多点工夫，这个当初看似温顺娴雅的姑娘就再也没有当初的影子了呢？难怪有人说，别看农村的孩子怎么怎么的，只要一进城，土壤气候一适合，那就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他觉着她的行为里多了些诡秘，包装举止上已经与时尚前卫的女孩接了轨。这好不好呢？方诺亚又很难说这不好，难道叫农村出身的人永远打上农村的烙印？永远透着一股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气？这样一想，他又觉得这个变化实在是情理之中，何必大惊小怪呢？反正她是爱自己的。至少这一点要肯定。你看她为自己设置的手机呼叫都别具一格独出心裁情悠意远的缠绵。

算了吧，不想她了。方诺亚的思绪又跳到那条季贤臣通过郭部长叫撤下来的新闻上。那明明是条一般的社会新闻嘛，怎么就遭到扼杀，怎么就成了犯忌的东东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一看枕头边的表，才深夜 11 点多钟，这个时候正是年轻人挥洒激情的时刻，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躺铺板。想了想就拨通了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李言周的电话。

李言周跟季贤臣一样，也是方诺亚的大学同学。只不过李言周学的是法律专业，方诺亚与季贤臣学的是中文专业。三人在大学时就是好得一塌糊涂的朋友，只差设案盟誓义结金兰了。七年前，年纪都在二十二三岁的三人居然都分回到了清源市，各自都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且混得都不错。唯一叫方诺亚感到遗憾的是，三人中似乎没有在大学时那份友谊之树万古常青的浓郁与芬芳了，倒多了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隔膜。方诺亚有时一想，人嘛，处在这个讲功利、欲望大膨胀的时代，谁还没有新的追求新的人生价值标杆。三人能用一成不变的标准衡量吗？这样一想心里也就释然了。不过从客观上讲，方诺亚与李言周仍然守望着当初那份兄弟般浓浓的情谊。

“李言周，哈哈，猜对了，你还没有‘昏迷’过去。”方诺亚果然一拨李言周的手机就通了，“还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你这家伙！”有人说单凭李言周的嗓门天生就是个干警察的料，高亢洪亮，很有震慑力，如果追捕逃犯大喝一声“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那威慑力定会叫逃跑的罪犯“妈呀”一声吓趴下去。他在手机里回答方诺亚的嗓门也是底气十足：“是不是又要我提供什么‘警事追踪’之类的新闻线索？”

方诺亚说：“我不跟你追踪这个，我要追踪今天晚上《清源新闻联播》播了一条很一般的车祸稿子，市委里有人要撤下来，我想问问与你们系统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交警部门有看法。”

李言周说：“闹不清楚，干脆——反正你也睡不着，到我这儿来聊聊吧。前些日子破了个大案，刚画了个句号，处于休整期，哥们儿好长时间没有聚会了，怪想的。”

方诺亚说了句“我好好佩服你哟”就出门找的士。

方诺亚敲门进到李言周的宿舍，就见李言周正在用电开水壶煮咖啡，知道他是为迎接自己到来忙活着，不由得高兴起来，又重复了句说：“我好好佩服你哟！”

这本是李言周在大学时的一句口头禅——他处处表现出色，见到好朋友就忍不住自豪地说：“我好好佩服我哟！”然后就有根有据地自我表扬一番。季贤臣与方诺亚就笑他：“你这叫王婆卖瓜！”李言周满脸是笑地反驳：“人连这点自信都没有，还怎么立身处世，活个什么劲。”回到清源后就被世风吹醒了，就不再不说这种叫别人看来很自负很自傲的话了，而是用哪里哪里、汗颜之类来代替。只有季贤臣与方诺亚时不时地来句旁敲侧击。方诺亚刚才就是侧击他。他笑笑，冷不防当胸给了他一拳——当然出手的分量他把握得恰如其分，不然，凭他一

米八、魁梧得像尊金钢似的个子，不闹出人命案来？

接过李言周递过来的咖啡，方诺亚几大口就干掉了，说：“再来一杯！”

李言周揶揄道：“嗟，老土不是，咖啡是用来品的，哪能当凉白开一样地牛饮？没有了，就这一杯。”

方诺亚说：“想不到堂堂的警官先生还挺抠门。这就叫人不佩服了。”

不佩服李言周不行，用他们同行的话说，他是个把生命都融入警察生涯里的人。不仅玩命地敬业，而且短短几年时间就历练出了简直如同福尔摩斯嫡传弟子那样的侦探本领，不仅本市的大案要案奇案他都是主要侦破骨干力量，就是省里，也常常抽他去帮助别的地市侦破那些疑案难案悬案，使得他的名声，不仅在整個清源市，就是在全省都打雷一样的响。这响声竟然震到了国家公安部，公安部还给他记过一次一等功。听说他升任副局的报告已经送上去了。

“我自己佩服我自己就行了——连自己都对自己看不起，还想叫别人看得起？”李言周笑意盎然地回击道。

说笑间，方诺亚就把撤稿子的事又说了说，问：“交警那边对这条稿子真的没说法？可能别人说了你不知道吧？”

“你来我这儿的路上，我打电话找交警支队王副支队长问了问，他说很感谢你们的过亦然记者提供的车牌号码，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查清了那辆肇事车子是机场重点施工单位天宇建筑工程公司的，司机叫李万国，至于车祸的稿子他们的确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王支队长说这又不是曝我们支队的光，清源电视台它播它的，与我们有何关系？”

“上头那些人也真他妈的，这也不准播那也不准报道，也不知哪来那么多清规戒律！算了，还是说点别的吧，你估计提升的报告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那谁知道？也许很快，也许猴年马月。”

“怎么没有信心——像你这著名人士还不是坛子里捉乌龟，没跑！”

“少给我吃定心丸了，报告送上去都一个多月了，到现在哪儿有半点音信？”

方诺亚说：“你呀，还是学生味太重，你没听人说：身体在于运动，当官在于跑动。你怎么还原地不动呢？你跑动跑动研究起来不就顺利放行？”

李言周说：“我哪来的银子？一跑动不得好几万？我去偷去抢去贩卖毒品——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干这一行的死敌，我总不能背叛我神圣的使命吧！”

方诺亚忽然想到了季贤臣，说：“现存的力量你不借助，真傻。季贤臣在市委袁书记身边当差，都说他现在权力大得很，能当袁书记的半个家，请他出面做做工作准行！”

想不到李言周脸一沉说：“人家跟市委书记一样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顾得

了小小老百姓的事。”

方诺亚听出来了，李言周说不定找过季贤臣，季贤臣肯定给顶回来了，至今想起来都有气。只好说：“等我碰到季贤臣叫他把你的事当个大事办——朋友的事嘛，又不是叫他向什么人行贿买官，至少打听一下到底卡在哪儿了，下一步你好做工作呀。”

李言周重重地把咖啡杯子朝桌上一蹴说：“就此打住吧，少跟我丢那个人！”
“我就不信他一点交情也不讲。”

想不到说过这话的第二天，方诺亚就遇到了市委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是在市委宣传部会议室里遇上的。

参加市委宣传部新闻通气会前，季贤臣与市委书记袁良明有过一番得体的对话。本来袁良明要出席机场建设指挥部紧急会议的，而且已拿上了有关文件，季贤臣好似很踌躇地开口了——以很标准的普通话说：“市委宣传部有个新闻通气会，您是不是去简短地讲个话，顶多十分钟，然后再到机场指挥部去出席那个会？”袁良明好似随口问道：“那我去讲些什么呢？”“现在对于您或者说对于清源正是要鼓劲加油，进一步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时刻。至于讲些什么，我事先给您列了个提纲，供您参考。”“好吧。机场那边就叫他们等等吧。”袁良明择其善者而从之。

市委宣传部会议室那边，副台长方诺亚一进去，就感到这次的新闻通气会与以往大不相同，除了负责新闻宣传的头头外，竟然连各家媒体的一把手都通知到场了。市一级的媒体本来就并不多，即使把所有的头头都叫来也就二十来个人，这些人当然提前到达。按照惯例，自然是只有群众等领导，哪有领导等群众的？跑腿的新闻处长说你们一会要好好地汇报好好地记哟，市委袁书记要亲自来作重要讲话，分管意识形态的纪承续副书记也要出席这个会，市委领导对我们新闻部门这么重视这是少有的嘞。方诺亚很感奇怪，心里很不以为然：搞得哟就像联合国的秘书长要来视察清源市一样——以往每有重大活动，清源的新闻部门就被召集到一处，研究炮筒子（摄像机照相机）笔杆子话筒子怎么齐上阵，报道得花团锦簇妙趣生辉。

果然不多一会儿，市委里的有关头头脑脑们就陆陆续续进来了。先进来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腾飞。郭部长四十多岁年纪，满脸带着正宗的官方微笑，没有具体对象地朝会议室里的人点点头，随后就坐下了，跟着的动作就是从皮包里摸什么材料。紧跟着，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纪承续进来了，纪承续书记三十五六岁年纪，人进来就带来一股热热的风，落座后就用笑脸——扫视

各家媒体的负责人，算是打招呼。最后进来的就是市委书记袁良明。袁书记个子不适合演英雄人物，中等身材，偏黑微胖，胖就胖在肚子上——中部崛起，脸上的表情也是惯常的严肃中释放些许的随意。好像影子一样跟在身后的就是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

季贤臣算得上是个美男子，个子起码一米七八，身上的衣服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好像专门给他量身定做的，那么合体和谐，有款有型。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挺拔的鼻梁上架着副秀气的眼镜，透着一股青年知识分子的俊朗与青春朝气。自然他给袁书记拎着包，端着茶杯。方诺亚两眼就专门盯着他，只见他很熟练很轻捷地将包轻轻放在袁书记的面前，那个茶杯也放到了袁书记一伸手就能够着的位置上。

刚做完这些，就被郭腾飞部长几个“来来来季主任（季贤臣兼着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一职）”，硬给请到郭部长旁边的椅子上了。一杯泡好的茶也从郭部长手里送到了季贤臣面前。方诺亚感到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知更不舒服的是郭腾飞部长的开场白。

郭部长咳嗽一声说道：“这个新闻通气会连市委袁书记都在百忙中亲自莅临了，纪书记也不辞辛劳，亲自出席……”纪书记却笑嘻嘻地给予更正：“这几天我并不辛苦，你们请我，我又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不‘亲自’来说得过去吗，总不能搞个书面的东西叫你们谁代为宣读吧。所以这是要亲自的——就像跟喝茶上厕所一样必须得亲自，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几句话把整个会议室弄得笑声一片，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郭部长却并不感到尴尬，也一样笑得怡然，然后话题一转说：

“先简单地通报一个情况，就请市委袁书记给我们作重要指示——袁书记还要赶到机场指挥部去出席个会议。我们个别新闻单位的领导缺乏政治头脑，不是为我们清源市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前无古人的历史性的宏伟工程——清源机场浓墨重彩地去鼓劲呐喊，而是播一些负面的所谓新闻。我在这里重申一条纪律，今后任何有损于这项工程形象的东西一律不得播出！”

方诺亚脑海里“嗡”的一声，眼前就进起了金星。这不明明是批清源电视台播了那条车祸的稿子吗？什么个别新闻单位，你郭部长无意中的一个“播”字不就点了新闻单位的名吗？那条被你们硬要撤下来的新闻为什么就播不得？对于提醒人们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不也有着警示作用吗？这与政治头脑不政治头脑的挨得上吗？噢，这话好像是从季贤臣那里贩卖过来的。方诺亚狠狠地瞟了一眼季贤臣，却见他埋头吹他手里的茶杯。最叫方诺亚想不到的是，台长杨云龙居然假咳嗽了两声作开了检讨：“郭部长您批评得太及时了，这是对我们最大

的爱护，我们一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避免今后犯类似的错误。”

杨云龙真有自己的！你明明知道他们不满的并不是你，你却伸出脑袋接砖头，在座的谁是傻瓜？谁不知道审稿把关的是我方诺亚，众人自然都明白，这块砖头其实是扔到了我的头上。你用心深着哪！方诺亚生气地扭过头去，索性丢掉手里的笔，连装模作样的记录都懒得做了。

“当然也不能叫做什么错误，”郭腾飞部长到底没有把那事看得过于严重，说，“只能说是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好啦，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下面请袁书记给我们作指示！”

袁良明早就摸出了那份季贤臣给他起草的讲话稿，于是很有气势地咳嗽了一声说：“我就简单讲三句话吧，叫做只争朝夕、加大力度、全面推进。清源机场的兴建，是清源人民抒写的前无古人彪炳千秋的惊世奇迹，理所当然地应当载入清源的编年史！现在离竣工通航还有五个来月，时间紧迫啊同志们，处于倒计时呀同志们，清源各家的新闻单位必须只争朝夕，加足马力，集中精力，为它鼓与呼，要通过你们的宣传，把澎湃着的清源人民的激情点燃，都来参与创造这一光辉灿烂的壮丽诗篇！一切不和谐音都要屏蔽掉。所谓加大力度，这个还用我多说吗？这说明我们各家新闻单位力度还不够——缺乏影响力，缺乏号召力，缺乏震撼力。什么是清源思想战线的主旋律？这就是。看看你们各家媒体，有多少密度呀有多少强度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有数。全面推进的问题，内涵与外延就深了就多了，除了抓住清源机场做好做足这篇文章外，对于清源的各项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成就都要全方位宣传；光关起门来唱戏还不行，那是干锦衣夜行的蠢事，我们必须通过多上中省报刊广播电视，把清源的影响造到省内外，海内外——要达到我们有人到全国随便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一听说是清源的，就说：‘噢，清源我晓得。’到西欧美或世界一些主要国家，老外就说：‘噢清源呀我知道的，了不起的……’”最后这几句话袁书记是模仿老外蹩脚的华语发音说出来的，别人没笑袁书记自己倒先笑起来了。出于礼节，大家也跟着献出了不需要掏钱的笑声。袁书记情绪顿时高涨，提高了声调说：“这就要求各单位，要有硬班子硬队伍硬措施硬指标——说穿了不就是要硬扎扎的钞票吗？这就是激励机制嘛！”

袁良明这么大气磅礴地抒豪情寄壮志时，方诺亚与其说听得仔细不如说看得仔细——他发现袁书记每讲过一句话就低头看一眼面前的稿子，知道那其实是季贤臣的杰作。

袁书记讲完就要赶往机场参加机场建设指挥部紧急会议，大家起身送袁书记离开时，包括杨云龙等人都抢着与季贤臣握手，虚情假意地说：“季主任什么

时候到我们那里去视察呀？”方诺亚呢，倒懒得上前去凑那份热闹了。自然李言周的提拔一事他也无从说起。方诺亚看不惯这些人的表演。

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的方诺亚一散会就被市委副书记纪承续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对于纪承续方诺亚是相当敬重的。这倒不是因为纪书记实实在在是科班出身的思想政治专业的博士生，学识渊博，观念前瞻，深邃而睿智，对于时势的分析也好，对具体工作的操作也好，都有独到的创新道道，而且处于这级领导岗位上，待人接物从来都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倒透着随和与亲切。

进到办公室，纪承续绝口没提市委袁书记的讲话精神，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群众来信，说：“你好好看看吧。”

原来这些信好多是信访办转给纪书记的，中心意思是市里的媒体新闻宣传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套，缺乏个性创意，什么处处歌舞升平河清海晏，为什么对民生民情民众的疾苦很少关注，很少过问？

“看出点意味来了吧？”纪承续给方诺亚递过一杯茶，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媒体如果处处看长官的脸色行事，围绕长官意志转，那就迟早要被大众所唾弃，迟早要被时代所淘汰。我看你们清源电视台就存在这个毛病！”

方诺亚感到既亲切又冤枉，不由得叫起来：“纪书记，你当我们愿意这么做吗？愿意叫老百姓骂娘吗？就说昨晚吧，我们播了条机场施工单位的车子撞到了一个人的稿子，提醒行路人行车人注意安全，就遭到了市委里头个别人的批评，责令我们连夜撤下来。刚才市委宣传部开会时郭部长又拿出来批了一通——你也是听到了的。”

“于是胆子就变得更小了对吧？”纪承续边踱着步边往下说，“我能理解你们的苦衷。目前的这种新闻管理理念和模式脱胎于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因为要斗争，所以强调它的工具色彩。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我们经济基础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新闻业的管理如果不与时俱进，可能就有些问题了。中国新闻界面临十几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这个判断应该是成立的，现实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让传媒业回归它的本质功能。”

方诺亚虽然感到纪书记理论上讲是正确的，这，他服。可是处在方诺亚这一级传媒领导位置上，就特别强调操作性了，怎么操作？一不小心就犯规了，就得挨批了。他只好苦笑笑没法做声。

纪承续继续往下说：“首先是你们传媒的领导者！你们的意识与实践，应当从配合宣传演进到主动实施媒介行动，从宣传本位回归到传播本位，从统一口